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岳陽樓記  
獵德新村記

# 許鴻基書法三種

隸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行書 《岳陽樓記》

楷書 《獵德新村記》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岳陽樓記  
獵德新村記

許鴻基書法三種

隸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行書《岳陽樓記》  
楷書《獵德新村記》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許鴻基書法三種

許鴻基主編 · 香港 ·

中國文藝家出版社 · 2012.11

ISBN978-988-16842-4-0

I . 許 · II . 許 · III ·

漢字 — 書法 — 作品集

香港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 (2012)

# 許鴻基書法三種

隸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行書《岳陽樓記》  
楷書《張德新村記》

主編 許鴻基  
副編 陳凱  
編審 陳澤雄  
裝幀設計 隨韻堂  
印制開本 1/12  
印数 4  
印次 1-2000  
出版地 廣州隨韻堂文化藝術中心  
國際書號 ISBN978-988-16842-4-0  
定價 50.00元

出版發行 中國文藝家出版社  
廣州隨韻堂文化藝術中心  
787×1092 1/12  
印制開本 1/12  
印数 4  
印次 1-2000  
出版地 廣州隨韻堂文化藝術中心  
國際書號 ISBN978-988-16842-4-0  
定價 50.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錄

- 04 > 學書之道——許鴻基訪談錄
- 06 > 隸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18 > 行書《岳陽樓記》
- 32 > 楷書《獵德新村記》
- 42 > 楷書之妙
- 44 > 《爭座位帖》藝術特色之我見
- 46 > 淺析《經石峪金剛經》的寬博與空靈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獵德新村記

# 許鴻基書法三種

隸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行書 《岳陽樓記》

楷書 《獵德新村記》



許鴻基，1952年出生，廣東普寧人。1982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現任廣州市政協常委、文史委主任。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書法家協會主席，廣州畫院顧問，廣東書法院特聘書法家，廣州市直機關書畫協會名譽會長，廣州日報書畫院名譽院長。全國第二屆宋璟碑顏體書法展評委。

其書法學《泰山經石峪金剛經》、顏真卿、何紹基、于右任等。得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商承祚、著名金石書法家錢君匱指導。其書藝重視傳統，強調情性。作品清剛雅逸，風格明顯。錢君匱贊其“獨自一幟”；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暨南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曹寶麟評其創作已達到因情生勢不落熟套，自由揮灑曲盡其妙；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徐慶平評“其作雅逸從容，令人感受到其中韻味，給人以極大的美好享受”。

2005、2009年先後在廣東畫院、廣州藝博院舉辦個人書法展。

# 目 錄

- 04 > 學書之道——許鴻基訪談錄
- 06 > 隸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18 > 行書《岳陽樓記》
- 32 > 楷書《獵德新村記》
- 42 > 楷書之妙
- 44 > 《爭座位帖》藝術特色之我見
- 46 > 淺析《經石峪金剛經》的寬博與空靈

# 學書之道——許鴻基訪談錄

采訪人：深圳李志宏

志宏：許老師，您好！當前書法界，很多走的都是帖學的道路，你却一直學習北碑和唐楷，你覺得你這種選擇是出于怎樣一種初衷呢？你是先學顏楷的，然后再上溯北齊《金剛經》，漢碑《石門頌》等，兼學清末民國書法大家的經典作品？

許：對唐楷的學習，我是從中學就開始的，從顏楷的《多寶塔》、《勤禮碑》入手。以後學《竹山堂連句》、《顏氏家廟》、《李玄靖碑》等。進而學北齊《金剛經》、漢隸《石門頌》等。行書學顏真卿的《爭座位帖》，也喜歡于右任、謝無量。回顧自己學書之路，與多數人一樣，是由不自覺到自覺。我體會到古人所說的“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有拏杷”，很有道理。

我認為：力量是精神之基，學碑可強“骨氣”，增壯美。唐以前的書法大家基本是學碑的，有蔡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之說。王羲之渡江北游而改變學書理念，也與接觸石經書等不無關係。清末倡碑以衝擊館閣體，開拓新局面，說明學碑的重要。

志宏：當代書法界，如官方的協會，因為展覽頻繁，行草盛行，唐楷靡靡不振，他們一直在呼呼要復興唐楷，老師您對唐楷的推崇和學習，在當代是十分罕見的，您認為唐楷還有多少大的發展空間呢？

許：我認為蘇東坡所講的“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是很有道理的。唐楷是正書的重要書體，筆法完備，由唐楷入雖不是學書的唯一門徑，但可以說是正確門徑。以我淺見，寫楷書如作畫之畫犬馬。作畫有“畫犬馬難，畫鬼魅易”之說，寫楷書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唐楷是楷書的高峰，我曾對學顏的蔡襄、董其昌、錢南園、華世奎等的作品與顏楷作了比較，發現他們在結體方面，差距大得很。比如顏真卿寫“極”字，左邊旁的“木”的右點往上提，留下空間讓右邊的“口”擠入此點之下，使此字結體緊密。錢南園寫此字則左右結構各寫各的，也即“口”“木”分離，缺乏避讓與兼容，導致此字鬆散。顏真卿寫“貞”字，把該字上部的一豎一橫視為一體，由此而把豎劃往左移即置于“貝”字左上方，而現代的學顏名家華世奎，則簡單地把此豎劃置于“貝”上方的正中，與顏魯公的結體相比差距立見。差距的原因，是書“理”的深淺，而不是“法”的套用。我贊成“理”比“法”高一個層次，談唐楷多少多少的“法”，只是外圍包抄，進入對“理”尤其儒理的分析，才接近內核。近期我看到有的人在書畫報刊上發表文章三言兩語就把唐楷否定了，未免太草率。當今的楷書與唐楷差距大，這恰恰說明學習唐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志宏：你的意思是對“法”不能迷信，有更深的境界待鑽研？

許：“法”一般是後人總結前人的，比“理”和“道”淺。何況就“法”來說，有學者說“有法是小法，無法才是大法”。現在有的人說起法來，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不可盲從。有條件的話，我主張多學原作，我曾到泰山考察《金剛經》，很受震撼，書跡蘊含佛理，非“法”可概括。學習方法上，我體會讀帖與臨帖同樣重要，要勤于思考，通過讀帖，比較之後得出的見解，也許這是“出帖”的重要依托。又比如講到筆法，論述多如牛毛，但也會使人望而却步。我却相信古人說感覺到手中無筆是最好的用筆，以及“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

志宏：回到楷書，當代寫顏體書法的人，除了把顏體寫得很像之外，您認為是否還有拓展的空間呢？

許：我認為要把顏楷寫得很像已十分的不容易，談拓展空間更難。當代人出不了楷書大師，後代人也不會介意的。把傳統的東西繼承好，便是對書法歷史的貢獻，也許大師會在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產生。而且，功夫不在楷書，收穫可能在楷書之外。就顏楷而言，其不同時期，不同作品，風格也是有別的。比如顏楷《李玄靖碑》，給後學者有更大的自由。我個人在嘗試，把學習作為“榜書之宗”的《金剛經》與學顏楷結合，力求在楷書結體的寬鬆和隨意方面有所收穫。當然僅僅是個人的嘗試，對我來講，就是有了“空間”。

志宏：根據老師的看法，那麼我們經常談到的傳承與創新，應該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上現代的元素，可以這樣理解嗎？

許：看現代的元素可以是多視角的，元素的內容也是多方面的。我覺得落實到實處是個人的元素。創新應該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創，這不必多談。創新需要個性的形成和表達。現在

書壇對“現象”的提法很廉價，贈“大師”、“名家”的帽子很大方。個個談創新，當衆多的作品陳列到一塊，又難以分出甲乙丙，出現雷同。米芾曾說“若一一相似則奴書也”。書家“個性”是指不同閱歷、學識形成的個性，而不是靠成批生產、跟風而就的“個性”。我敬佩並非只靠天才，而靠“于衆之所矜處不矜、于衆之所忽處不忽”積累而成的個性。我主張不輕言“創新”。

志宏：許老師，您在你的作品集前言中引用了蘇東坡的一句話：“識淺，見狹，學力不足，不能盡妙”，從這裏來說，書法對於人的要求是比較高的，不僅僅只是學習書法，個人的文化修養是很重要的，那麼您除了學習書法之外，是否也有涉獵其他學科的學習？

許：自古有“書畫同源”之說。我喜歡看與作畫有關的評述，從中得到一些感悟。如歐陽修說“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其中一句“意淺之物易見”對我們如何清醒地看“展廳效應”無疑很有幫助。我看了一則任伯年畫麻姑獻壽圖的評述，則得到書法結體的感性教育：麻姑去向王母祝壽，本該捧一盤桃子，任伯年却畫她捧一盤松子。於是，果盤重量輕，與麻姑全身柔和的線條相稱；果盤盛的並非是高疊的桃子，讓麻姑面部之前有足够的空間——這豈不是書法結體的範本！最近看宗白華《美學散步》，其中講到西方雕塑大師每件作品如果從山上往山下滾，也不會散架，為何？重視“塊”的作用。我再翻翻我所崇拜的《經石峪金剛經》字帖，何嘗不是如此，其點劃照應，主劃突出，結體注重內核的力量的聚集，寬博而不鬆散，難怪是千年經典！

志宏：一個碑帖是經過大浪淘沙才會流傳下來的。從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很少注重形式上各種花俏的變化，都是非常樸實，這種樸實是為了凸顯你作品中包含的壯美，您認為形式在書法作品中的重要性有多大呢？

許：作品講求形式，很有必要但不必刻意追求。我倒是主張“素顏”，不必盛裝重抹。篆刻“方寸有天地”，飲酒“壺中日月長”。書法不是講韻味嗎？韵味是黑白及其相互關係的自然流露，傳統的中堂、條幅、橫披、斗方、扇面等形式，足可以讓書家有施展拳腳的天地。如果把很大的精力花在以形式邀寵上，是不值得的。

志宏：嶺南老一輩的書法家，一般走的都是碑的道路，比如篆書、隸書、甲骨文等，但是到了新時代，因為和外界的交流比較密切，寫碑的人越來越少，您認為書法有沒有什麼地域之分？像年輕的書法朋友，是否應該繼續將嶺南原有的優秀傳統繼續傳承下去？還是應該通過全國性的交流，做到大融合？您認為那種方式更好呢？

許：地域書風是一個客觀存在，嶺南素有崇碑書風。目前廣州書壇學碑的衆多，這是受前輩的影響，值得堅持。嶺南書壇與嶺南畫派同樣具有開放、包容的特點。我認為繼承嶺南書壇的優良傳統與全國書壇大融合並不矛盾，兩方面或兩種方式都重要。而且，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志宏：您現在在書法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了，那麼您在以後的藝術道路上，你會朝着哪一個方面去走呢？

許：我很有興趣學習《經石峪金剛經》和顏真卿楷書，嘗試這兩者的結合。行書則以《爭座位帖》為本，嘗試注入碑的質感和《經石峪金剛經》的空靈。我注重表達自我，不必拘於一格。我提醒自己，必須留意“拙”與“濁”的分別，追求清剛與靜正。我覺得經典是必須敬畏的，傳統是必須傳承的，書家是必須謙卑的。學習書法沒有捷徑好走，要在形質方面多下苦功，要多作理性分析以力求悟出些什么，要相信“人書俱老”，水到渠成。在不是“人人皆書”的今天，書家應該處理好“似”與“不似”的關係，當求“似”，再求“似與不似之間”之妙。齊白石說作畫“不似為欺人”，我淺見：作書亦然。我突然冒出一個學書的選擇和態度應該有“學真書法，真學書法”的觀點，可以說是對自己的告誡。

志宏：非常感謝你接受我的訪談，通過訪談讓我們知道，你是非常深刻地立足于傳統，同時也在傳統的基礎上繼承發展，我認為這是一個書法家必須具備的優秀品質，再次感謝老師！

(此訪談錄發表于《書法網》、《書法天下網》、《藝壇》報)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  
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  
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無元明亦  
無元明盡乃至元老死亦

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  
故心元罣礙元罣礙故元  
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  
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  
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  
咒是元上咒是元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  
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  
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壬辰金秋許鴻基書於篤實居

作品：隸書橫幅《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尺寸：240cm×860cm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不生滅  
不滅垢  
不淨受  
不受增  
是故空  
中元色  
元受意  
身舌身  
耳鼻舌身  
眼見耳鼻  
想行識  
不生滅  
不滅垢  
不淨受  
不受增  
是故空  
中元色  
元受意  
身舌身  
耳鼻舌身  
眼見耳鼻  
想行識

元色聲香味觸法元眼界  
乃至元意識界元元明亦  
元元明盡乃至元老死亦

元老死盡元苦集滅道元  
智亦元得以元所得意故菩  
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